

薛田資司鐸撰述之

孝子傳

第三卷

[

MG

I246.4

.26

Collectio narrationum

P. G. M. STENZ SVD.



3 1761 6481 6

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五年

第二次出版

孝
子
傳

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

NIHIL OBSTAT

P. HENR. KAPPENBERG SVD.

Libr. Censor.

IMPRIMI POTEST

P. TH. SCHU SVD.

Sup. Reg.

IMPRIMATUR

Yenchowfu, 16. Aug. 1935.

† *A. HENNINGHAUS SVD.*

Administrator Vic. Apost. de Yenchowfu

● 孝子傳

第一回 古印度景况略說 一青年攜手談心

中國西南有一地名，叫做西藏，西藏之南有大喜馬臘雅山，十分高峻，爲中國及印度之分界。山北就是中國的西藏，山南就是印度。印度東有孟加拉灣，西有阿刺伯海，開化最早，爲上古文明國之一。氣候具熱帶性質，地土膏腴，收穫豐足，禽獸草木無所不備。且產金鋼寶石。印度的古蹟，就是古廟古塔，宗教爲婆羅門教及佛教。千餘年前，大食國強盛，戰敗印度。回王卽在印度爲王，那時候回教大興起來，各大城池，皆有回教禮拜寺，不多時，天主教在印度也漸漸的傳開。

先前吾主耶穌的宗徒多默，已經在這裏傳過教，奉教的也不少，

到底多默死後，沒有別的神父前來，奉教人便一天少似一天，及至回教傳入印度以後，天主教方濟各會，及耶穌會的神父們，慢慢的都來廣揚聖教，救人靈魂。起頭還怕回教。後來一些大城池，也修了天主堂。印度王所居的城名叫法德普耳。四面皆山，街市寬大。有一天正上午頂，天濤來了，黑雲四起，不多一會，對面看不見人，那電光如同金蛇一般，在雲端裏，閃爍跳躍，沉雷一個緊似一個，大雨如同從天上往下倒的一樣，不分雨點。空中打一個雷，因為羣山回音，聽見好幾回響，這個時候人人害怕，個個膽寒。離城不遠，有個小山，樹林深密，山上有一座古塔，又高又大，下雨的時候。塔裏有三個避雨的，一老者，年近六旬，鬚鬚雪白。飄在胸前，面貌削瘦，一雙怪眼，奕奕有光，雖然是一老年，到也英氣勃勃，老頭以外，還有兩個年幼的，看光

景又是怕雷閃，又是怕老者的目光嚇人，依依靠靠坐在一邊。不多一會，雨勢少止。塔內漸漸有了光明，稍長的年幼人問老者道：「郝存！（老頭的名）教我怎麼回覆皇帝呢？」亞拉，（回教神名）婆羅門，（婆羅門教神名）及耶穌三者之中，以誰爲主？」老頭還沒有答應，那個小年幼的答道，大半我父王的意思，願教耶穌爲主，老頭本是信回教的，聽了這話，氣得滿面發光，眼珠子一瞪，比先前還難看，大聲說道：「亞拉是極大的，也已經把婆羅門打敗，耶穌還想給他爭麼，借你們口中言，傳心內語，報給皇帝，若真要尊耶穌爲主，俺們就要起反，教他坐不穩當。」兩個年幼人，嚇的沒敢作聲，願意立時離開這老頭纔好。又過一會，雨止風息，老頭起身，先走，二人心中暗喜，等他走遠，也出塔回城。

二年幼人中那個大的，是先印度王之子，不過十七歲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五官端正，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通身穿白，頭上纏著白布，是按印度的風俗，面上長帶一點憂思的光景，名叫西地盜，現今在新印度王駕前爲扈從官。那個小的不過十五歲，並沒西地盜長得俊。到底面上驕傲。身穿五彩的衣服，是個皇太子，名叫塞立木，他祖父及他父親，原來是阿拉伯的回教王，領兵把印度打敗，推倒他的國王。他祖父已死，他父親名叫亞家八，就是現在的印度王。

二人攜手下山，見各樣草木，無不新鮮，山石如同刷洗的一般。空氣清鮮，樹林內小鳥彼此亂飛，那個時候，實在令人高興。二人在路上也唱歌，也談論，走不多會，就看見城內各樣的光景，房屋車馬，來往行人，如同近在目前。塞立木說道：「西地盜你看

城內街市，潔淨寬大，廟宇體面，買賣也十分興旺，這皆是我父王的本領造成的。頭五十年，這城如同荒草湖坡，山林曠野。我父王的能力實在是大大，打仗又勇敢回回得勝，四海聞名。」正談得高興，抬頭看見西地盎滿面通紅。又害羞，又發愁，塞立木一想自己說的原來不對，他父親從前是個王子，被我父親奪了，說我父親的好處，就是說他父親的短處。塞立木就改口說道：「西地盎兄，不要生氣，偶一失言，務求寬免，再說你父親也是文武全才。名傳四海，到底天命不佑，氣運已終，所以纔失了天下，西地盎歎了口氣答道：「你說的不錯，凡事皆係天主所定，不能背天而行，雖說我父親失了君王的地位，到底我該謝謝天主，他這樣的安排。」塞立木聽了，心中愕然說道：「你這時候改了脾氣，又不瘋，又不默，爲什麼常常的說些胡話，你說的我真不懂得，爲何

還謝謝天主，他教你們受許多難處。」西地盎說：「若我們不打敗，西國傳教神父，焉能來我們國中。」塞立木冷笑不止，問他說：「什麼！你想進天主教麼？」西地盎答道：「雖不能行，到底心內願意。」塞立木又說：「既是這樣，咱們坐下，你把天主的好處，與我談上一談。」西地盎歎道：「太子，我父親從前爲王。這事你也知道，失江山的時候，我纔三四歲，後來你父王哀憐我父，欲令他爲個小王子，但是他心內驕傲，不肯下人，所以不尊命令。就在家內，終日忿怒，心中不安，我上無兄，下無弟，父親十分愛惜我，盡心教訓我多讀書，多寫字，我八歲的時候，你父王又發大恩，使我當扈從官，我父親心中雖不願意，到底說不出口來，臨來頭一天，他領我到廟內，擺上祭品，燒了香燭，跪在神前，命我發誓就是對神說，我總不信從回教，那時候也發了誓。」

太子！我在皇帝產前，聽的回教道理不少，看的書也不少。到底我心內不喜回教，我想我印度教，是真的，早年咱們京城來了天主教的教士奧神父，大半你也認得他，他帶來一些道理書，皇帝教我把這些書念給他聽，我從心裏愛念這些體面教理，耶穌行實，令人驚呀，奧神父的表樣，令人愛慕。道理書也有愛讎的誠命，我一看的時候，想著別人不能守，奧神父真能守這個誠命。回教及婆羅門教，皆咒罵他，怒恨他，他還是愛他們，給他們念經，有時候也給辯理，回婆二教皆說的不是理，奧神父學問大，道理又真。講的道理，令人心服口服。塞立木聽了說道：「朋友拉倒罷！不說別人，就是你父親，即不許你奉天主教。」西地盎歎道：「不錯！若無父親的阻擋，我早求奧神父給我領洗了。咳！太子，我真沒福，若我如同你，我就奉教了。」塞立木答道：「你迷了麼？」

若我奉教，父親百年之後，那個皇帝位，就不是我的了，回人一定造反。」二人說罷起身回城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皇宮殿驟來凶信 西地盜遵命回家

話說塞立木西地盜二人進城後，一路無話，回到宮殿，單說亞家入他的宮殿，實在體面，亭閣花園，各樣房舍，無不俱備。瓦是五色琉璃瓦，柱是水晶透明柱，屋同屋相接，院同院相連。再說皇帝亞家也實在有本領，他父親死時，他纔十三歲，有一個大元帥，替他管理事務，到了十八歲，自己就掌管江山，國內十分安靜。與外人開戰陣陣得勝，土地比他父親在的時候還大。亞家不光能武也能文，別問他做什麼事情，沒有不見好處的。不見效果的。那時候的人，有句俗語，福如亞家，就是沒有比他再

有福的啦。在印度也有回教，也有婆羅門教，他用法子教他們彼此齊心。互相和好，人也看不出來他偏向那一邊。有一天他聽說有天主教耶穌會的神父在高娃傳教。高娃是印度的碼頭，他就命人前去迎接，來了三位，內中就有奧神父，神父住在宮殿內，天天同皇帝談些各人的關係，和國家與教的關係，獨真教方能福國利民，生前得平安，死後享福樂。亞家八是聰明人，一聽天主教的道理，豁然醒悟，越聽越喜，神父們都盼望他速速領洗好救靈魂。亞家八也願意領洗，到底怕回教起反，不敢領洗。

單說奧神父，也是一個富貴人的後代，他父親是個王子，在家中有地土，有錢財，有官做，有福享，但是他因愛天主在萬有之上，棄絕世上的虛假光榮，盡心爲天主出力，傳教外方，他一看亞家八的皇帝世俗夢還未醒，就勸他說：「皇帝我有幾句真言，萬

勿見怪，我們傳教原爲救人靈魂，今皇帝請我們前來，禮貌優待我們非常歡喜，非常感謝！同皇帝講道理不少，我們的本分已盡，你有什麼疑惑，我們也給你解明，天主教之道理很深，到底你懂得也不少，你是個明白人，既知道靈魂尊重，爲何還不領洗，或是因天主教的誠命嚴，怕不能守，或是怕失了皇帝位呢？咳！皇帝·世福不長，天堂永遠，我若想做王子，那也容易，求你同我一樣，把世界的國捨了買天國罷！如今我也不用再說了，俗語說，明人不用細講，別說我已細講了無數遍，皇帝求你讓我們走罷！在此也不能傳教，別的地方願意奉教的很多，但是沒有神父，也不能領洗，也不能聽道理。我們三人明天一準起身。」亞家八儘着神父說，並不回言，等神父說完之後，答道：「求你無論如何別離開我，時時刻刻的想着你爲我的靈魂有關係，神父你

也知道我很願意領洗，咳！可恨阻擋甚大，若你們一走，我那就更不能奉教啦。總而言之，不讓你們走，過幾天，我拿定主意，或領洗，或不領洗，神父不要心焦，暫爲忍耐。」奧神父等沒法，只得再住幾天，皇帝誠心敬意，待承神父，如同上賓，奧神父出門的時候，西地盎從外進來，朝拜之後，既把那老頭說的話，對皇帝說了一遍，亞家將要快領洗，又來了這個信，他心慌意亂，胡思亂想，拿不準主意，低頭不語，心中暗想，若我奉教，這個皇帝立時做不成，不多一會，又恨回教，自言自語說：「你們辯理辯不過天主教的神父們，此是你們的理短，到底不該仇視天主教，教我受這些難處。」

亞家入皇帝知道西地盎想奉天主教，就歎息向他說，你這個壯年，實在有福，若我不是皇帝，以定同你一樣，我就早奉教了，這

話還未說完，有人送來一個緊要文書，屋內人全該出去，纔能念這信，西地盜也出去了，皇帝看完了信，又呼西地盜，外人聽著如同帶氣一樣，西地盜速速進去，見皇帝在屋內，走過來，走過去，十分生氣，一見他進來，就惡聲問道：「西地盜不要隱瞞，從實說來，你勾通你父親謀反了麼？」西地盜聽到這裏，驚魂千里，面上發黃，大聲叫道：「皇帝，我實在一點也不知道。」亞家八說：「既是這樣，你不要害怕，頭些時候，就有風聲，你父親同許多的貴族在一齋開會，我就知道他們的用意，西地盜你自己說說，我待你父親並非寡恩，他還是心如鐵石，又涼又硬，覺著我在此不公，立時將我逐出了印度，纔是他的意思，你也看出來了，教你在這裏當扈從，是另外的待承，別的王子的兒，想這本分，還不得到手，我因你聰明伶俐，所以愛你。我也願意你父親同我彼此

相愛，不料他不但報我的恩，還同我的仇人，連在一齊，合心力，欲給我開戰，論理說我實不能容忍他，但是爲你的緣故，再寬恕他這一次，我真不知道我那樣待他不好，也許因爲你上我這裏來，如今你快回家，用心勸勸他，就說起反的事皇帝知道了，到底他若回心轉意，我就不責罰他。」亞家八說完這話，西地盎一聲不做，低首若有所思，衆位你們想這是什麼緣故，原來西地盎愛父親，常想見他，到底他如今已懂得天主教的道理不少，心內很盼望領洗，恐怕走後不能聽道理，不能奉教。所以並不言笑，皇帝見他一不悅，二不言，問道：「你不願意回家麼？」西地盎答道：「回家見父母，這是我極喜歡的事，到底在家，若要奉教不容易，有大阻擋，所以我心內不安。不由的思彼慮此。」皇帝還未說什麼，他又接著說：「皇帝，如今我想起與神父的話，有了主意了。」

他講道理說過，天主無所不在，無論何處皆有天主。在家內也有天主，這樣我還怕什麼，皇帝聽罷此言，大大歡喜，暗思這個孩子，有大信德。後來必定能救靈魂。就和顏悅色對他說：「西地盜諸事依靠天主，不要失望，家內若爲你有危險，可以再回來，我真愛你這好孩子。」西地盜告辭而去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的分解。

第三回 花園辭別奧神父 師徒不欲兩分離

話說西地盜從宮殿內出來，就找奧神父，見奧神父在花園內游逛，神父見他來了，立時站住。西地盜緊走了幾步，面帶憂容兩目含淚喊道：「神父！求你寬免，前來擾亂你。」奧神父說：「不用客氣有事的時候，多咱想來，多咱來，」西地盜說：「來告辭神

父，家內有事，明日就要起身。」神父聽了，心中愕然，半晌無語，末了歎一口氣，大聲說道：「隨天主的意思。」西地盜問道：「我傷神父的心了麼？」奧神父說：「不錯，我很盼望你奉教，天主另外賞賜你一個又堅固，又和平的心，在皇帝這裏，受的誘惑不少。到底你拿定主意，不入回教，天主仁慈你，你一見天主教的道理，就心裏明白，懂得也不少，咳！如今你該回家。家中一無奉教人，二無傳教神父，於你這新鮮靈魂，恐有危險，我焉能不傷心呢！」西地盜聽到這裏，二目落淚，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無別善策。」又將他父親所爲的事，及皇帝命他歸家的話，一一對神父講明，神父歎息不止，答道：「西地盜你原該回家，我求天主降福你，保護你。」西地盜此時跪在塵埃，求神父給他領洗，神父看着不甚妥當，他在家內一定有危險，另外他父親不教他守天主教的規

矩，就對他說：「西地盎我該給人領洗，我更願意給你領洗，但是一件。誰知道你後日還受什麼誘惑，在家內沒人勸解你，沒人相帮你，如今暫且忍耐，我想你一定還該回來，那時給你領洗也不爲晚，我知道我離此宮殿以前，定要給你領洗。」西地盎心內十分難受，起來對奧神父說：「神父我知道你是好意，回家有難處我也不怕，求天主賞賜我聖神，堅固我的心。」奧神父說：「天主一定保佑你，別忘了至仁至慈獨一無二的真天主，他照管你受的艱難困苦，全獻給他。求他可憐你，常常開你的神目，認識天堂道路，成天主愛子。」神父說完這話，又與他一個聖牌，教他懸在胸前，提醒別忘天主。西地盎方纔起身，也求神父常常給他念經，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

第四回 到家中苦口勸父 在街上無罪受罰

話說恆河爲印度大河之一，發源於希馬拉雅山，循山南麓，東流入孟加拉灣。印度稱此河爲聖河，河左岸上有座大城，名叫班拿勒斯，爲婆羅門教徒的聖地。這城修得十分體面，無數的大廟，許多的宮殿，風景又好，所以每一個貴族，都願意住在此處。西地盜的家就在這城內，家內有一個大大的花園，屋子比別人的，又高又大，有一天西地盜的父親，又同一些貴族，在花園中開會，就見貴族一個一個的都來了。每人仔細的樣子，在看門人耳邊說上幾句密話，就領他們到後面屋內去，到齊之後，彼此商量，如何起反。會中演說的是個老者，鬚鬚蒼蒼，飄在胸前，勸他們齊心把回教人逐出印度，越說越有氣，二目通紅。正說得高興之際，忽聽外邊一陣大亂，衆人害怕恐走漏風聲，不多一會，進來一個年

幼人，衆人當著他是奸細，一齊站起。演說的老者，舉劍就砍，衆位，來者非是別人，乃西地盜，他這天正來到家，看門的並不認得，不讓他進去。西地盜就硬闖進來，到了後屋，連他父親也不敢認他，要用劍殺他。他大聲喊道：「父親不用驚疑，我來了。」老者細細的一看，不是他兒是誰，喜得目中流淚說：「噯呀！西地盜我的兒，你來了麼！」遂即抱在懷中。父子二人，許久不見，彼此心酸。衆貴族都給西地盜請安，見他人品出衆，像貌超羣，沒一個不喜歡他的，不多一會，賓客皆散。西地盜見他父親年紀老了，臉上許多紋綳，心內暗暗歎息，一看臉上還有怒氣，就安慰他的心，不要生氣，把回王待承他的好處，全全說了，求他父親給他講和。老者聽了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我怎樣能給他說和，你看不見，咱本國受的氣麼？一個外人，在咱這裏作主，一個外

神，要滅咱本國的神。」說著氣又上來，立刻發誓：「此仇不報，焉能立於人世！」望著法德普耳，大聲罵道：「亞家八人都說福如亞家八，我如今黑夜白日，思想良謀，得你的首級，方雪我心中的恨，我看你那時福在何處。」西地盎聽了這話，就問他說：「父親你爲什麼這樣恨亞家八呢？」貴族答道：「兒呀！我爲何不恨他，他欺壓我們印度，就是我們的死仇。」西地盎說：「父親，他不是咱的死仇，聽我解說，我知道將來的那些人，是同父親開會要起反的，父親呀！亞家八已竟知道此事了。」老貴族聽了這話，大聲罵道：「不知道是那個小輩洩漏了機關。」西地盎接著說：「父親，亞家八既然知道此事，所以命我回家解勸你，同他和好，兩不相害。父親教你說，亞家八是你的死仇麼？」老頭聽了，半晌不語，手托著頭，暗思亞家八真是寬宏大量。看光景

就要回心轉意，到底不多一回，長出一口氣，猛抬頭正看見臨近回人修蓋的新禮拜寺，又惹起心中之怒，大聲道：「一個外國人，我怎該與他講和呢！到不如一死相拚，所有的力量盡都用出。」轉過頭來，又問西地盜說：「還記得你發的誓麼？」西地盜答道：「我並未背誓。」老者聽了低首不語。西地盜又說道：「父親你若光恨回教，那就好說了，我知道亞家八心內不信回教，看看罷，不多時，他連外面，也不服從回教，他輕看回教的道理，如同父親一樣。」老貴族聽了高興問道：「他欲奉婆羅門教麼？」西地盜答道：「也不是欲奉婆羅門教。」老貴族接著說道：「既不奉咱的教，就是咱的仇人；兒呀！我寧願死，不欲背了婆羅門。」西地盜見他父親還在氣頭上，不受人勸，想給他講上幾句天主教的道理，一看這也不是好機會，只得閉口無言。過

不多時，天色不早，老貴族命一個下人，把西地盜領到後院安歇。西地盜走後，他父親胡思亂想，把西地盜所說的話，從頭猜思了一遍，想到他兒沒有背誓，十分快樂，既然不奉回教，他爲何親愛亞家呢？亞家原來是回教徒，爲什麼輕看回教，想進別的教呢？又一想，他兒同他說了多半天的話，並沒提起婆羅門及韋諾來，（婆教神名）也沒說上廟祭獻，真是令人不解。噢！或者，他奉了別教麼？想到這裏，就令一個心腹家人，探看他兒的行爲，把所行所爲，前來稟告。家人領命而去。過了兩三天，家人前來稟告說：「老爺，我自從得命，刻刻留神，見公子實在古怪，全全與我們相反，他也不焚香，也不上供，婆羅門及韋諾，他也沒有朝拜過一回，到底他身上帶着一個小牌，多嚙他看屋內無人，就把他的小牌拿出來，用眼親熱的樣子看他，念經求他，

有時還跪在地下，他念的經，說的話，我全全的不明白。」老貴族聽了氣沖兩肋，大聲說道：「罷了罷了！不料想，我有這樣的逆子，家人快把他喊進來，我試探試探他。」家人去不多會，西地盜同他來到屋內，先給父親行禮，老貴族並不睬他，光是怒氣沖天，十分威嚴。西地盜不知什麼緣故，嚇的面目改色，戰戰兢兢，不敢抬頭，就聽父親說：「西地盜我這裏有件雪白體面衣服，把他穿上，同我拜謁幾個朋友，他們聽說你來，都願意見你一次。」西地盜諾諾聽命，先謝了父親的賞賜，家人相幫著穿新衣服，不多一會，父子二人收拾停當，出門而去。父子二人來到恆河涯上，西地盜一看光景，來往大勝從前，房廊屋舍，廟塔寺院，接連不斷，行人如蟻，車馬不停，西地盜暗歎道，不過十數年，風景大變。又往前走了幾十步，見河邊上無數的石頭蹬，上

面有些狠體面的石像，天上飛的鳥，地下的走獸，並各樣的草木，皆刻的如同活物一樣，另外石像刻的精細。附近地方，廟宇甚多，鐘聲不絕於耳，一個高似一個，一個勝似一個。又往前走不多遠，來到一個僻靜地方，見地上放著些木頭，十餘個工人把木頭檢在一齊，堆成一堆。又有許多印度人，往上倒油，衆位敢說他們這是什麼用意，原來印度婆羅門教的規矩，父母死了，就放在上頭燒化。衆位你說這樣舉動，野蠻不野蠻，到底老貴族回頭對他兒子說：「西地盜兒，你看印度的人多有福，死後從火中直直的升天堂。」西地盜聽了他父親的話，心中十分難受，腹內說：燒了爺娘的骨頭，就算孝敬麼？」又往前走，街道漸漸的狹小，但是非常的潔淨，令人可愛。路上行人，男女老少，富貴貧賤，無一不有；有些手內拿著油，有些拿著香燭，皆是進廟施捨，貢

獻泥神。不多時，他父子二人，也來在廟前，老貴族回頭叫道：「我的兒！在這裏頭，有我尊貴的朋友，常常想你，保佑你，等你非止一日，快快的進來罷！咱爺兩個，朝拜他，祭獻他，感謝他。」西地盜聽了這話，鄭重的對他父親說：「我如今不行這些異端事，請你老人家回家，將我的事，全全告訴你，教你好明白。」老貴族此時，氣得目瞪口呆，神色大變，一雙眼，又紅又亮，如同想吃他兒子一樣，有心打他一頓，又恐怕在大街上，被人笑話，只氣得一語不發，拉著他速速回府。走不多遠，前面擁擠不動，人聲鼎沸，西地盜見一些人，抬著一個神像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圍著觀望，幸虧這像，立時抬過去，若放在此處，他要過去比登天還難。老貴族心中有氣，不管好歹，硬往前走，西地盜一面跟隨，一面心內求天主保佑，加增神力。走了幾十步，前

面又有人擋路，只見幾個僧人，牽著一個平常的牛，印度人呼爲聖牛，若聖牛出來的時候，無論男女老幼，富貴貧賤，都該跪在地下。給牛磕頭行禮。西地盜此時心內暗暗叫苦，自思道：「吾主天主！眞欲試探我麼？我一定不受誘惑。」猛抬頭，見他父親，不住的瞧，他那個意思，單看他跪下不跪下。一會的功夫，牛來到了，衆人全都跪下，西地盜把寧願至死，不敢得罪於天主的志向拿定，獨獨一人站立在旁邊。衆人給牛磕罷頭，行罷禮，一看西地盜站在那裏，一齊大怒，罵道：「野童，敢如此無禮，輕慢聖牛！」罵著過來了三個壯人，上前就打，拖倒在地。可巧西地盜的額，碰在石頭上，痛苦難忍，血流不止，不一時暈將過去，不省人事，衆人還是亂打。老貴族此時心慌意亂，不知怎麼好，總然是自己的兒子，心內那有不痛之理，上前解勸，衆人方

纔罷手，老貴族叫幾個人，把他抬回家中；要知西地盜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老貴族咒罵親子 西地盜不怨爹爹

單說西地盜醒過來的時候，微開一目，看在自己屋內，起頭糊糊塗塗，不知是何緣故。過了一會，明白過來，想起被打之事，心中痛苦萬端。頭上傷雖不甚重，到底甚痛，如今心內還是害怕，砰砰亂跳，想拿出聖牌來，安慰自己，念上幾段經，一摸並不在身上，踪跡不見。心中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吊了麼？又想不能，因他拴的很堅固，咳！一定有人給我拿去啦。」失了聖牌，爲西地盜是一個很難受的事，又待了一會，定了定神，從牀上起來，跪在塵埃，念經求天主說：「吾主我的天主！吾苦求你，把我全獻給

你，你別離開我，保佑我於艱難之中，堅固我的心；耶穌吾可愛的天主，你爲我死在十字架上，論理說以愛還愛，以心體心，求你賞賜我神力，也爲你死。」又念經說：「我的聖母瑪利亞，你是仁慈的府庫，求你保我於患難之中。」正在念經的時候，他父親從外面進來，怒目滿面，兩目通紅，西地盎立刻要起來，給他父親行禮。老貴族並不教他起來，說道：「兒呀！頭幾天你還給我說，沒背你的誓，不信回教，如今爲何你不恭敬咱的神呢？」西地盎答道：「父親我真沒奉回教。」老貴族說：「既不奉回教爲什麼不敬咱的神？」西地盎答道：「我不敬別的神，我敬一個至公，至義，至仁慈；全能，全知，全美善，無所不在，造天地神人萬物的真主宰。」說完這話，屋內十分寂寞，老貴族並不同言。過了一會，他又問西地盎說：「這樣說法，你就不恭敬婆羅門，

韋諾及西瓦了；你生在印度，長在印度，你該背叛你本國的神麼！」西地盎答道：「父親，俗語說：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眞天主只有一個，那有三個二個的說法。」老貴族說：「你所信的神叫什麼？」西地盎答道：「叫天主。」老貴族又問道：「你帶的那個牌子上的女神叫什麼？」西地盎答道：「父親他不是個神，但他是一總人中，最可讚美的；他是天主第二位，降生的母親。」老貴族越聽越有氣，又問道：「這些道理，是誰教給你的？」西地盎說：「父親，亞家八宮殿內，有個傳教的奧神父，父親也許聽說過他的名字，他給回教教師辯理，沒有一個不佩服的，皆是閉口無言。」老貴族喝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兒豈不是奉了天主教麼？你恭敬十字架上死的那個耶穌，是不是？」西地盎說：「父親不要輕看吾主耶穌，他是天主第二位，爲救萬民，受苦受難，降生

爲人，我雖說還未領洗，到底我的良心，教我歸向天主，尊崇真教；父親呀！若你懂得教內的道理，你一定也願意進教事主。」老貴族說道：「我兒既未領洗，就不算奉教人；兒呀！或是還信咱的神，不信天主教，或是信天主教，後來不是我的兒子，兩條路，任憑你走，我如今限你半天的功夫，細細的思想，不要錯打算盤，我看起來，還是聽老人的話好，不然，禍到臨頭，後悔遲矣！」說罷這話，恨恨而出。西地盎此時心如刀攪，肺如鉤搭，一片熱心，惟有獻給天主，仰求天主，賞他父親超性的力量，得識正路，棄暗投明；又求天主，保佑自己，免陷罪惡。功夫不大，到了上燈以後，進來一個老僕人，對西地盎說：「公子，老爺命我前來叫你！」西地盎本來怕見他父親，但是不敢背命，只得跟着他去。出了後院，又過了幾個門，不多一時，來到大廳門首，

見屋內滿滿的賓客，他父親坐在中間椅子上，衆人一語不發。老貴族，此時如同惡虎，二目發光，左右兩邊，盡是本城的財主，出名的人，要緊的親戚，體面的貴族；屋當中，一張八仙桌子，上面鋪著綉子，擺上許多古董玩器，白玉寶石，美麗無比；前面兩個桌角，燃上兩個大蠟燭，當中擺著好看的神像，就是婆羅門 韋諾及西瓦。西地盜一看這些光景，嚇的驚魂千里，抖抖擻擻，心中亂跳，面無血色；再加那些人，全都看他。他慢慢的，走進屋來，到了父親面前，叩頭行禮。老貴族說：「兒呀！桌當中是咱們的神，上前朝拜，用心禱告，光榮他們罷。」西地盜聽了這話，失去真魂，戰戰兢兢，不知道怎麼樣好，屋內聲息全無，衆人單聽他說什麼，看他做什麼，西地盜忽然想起聖母，他是世人的母親，哀憐苦人，就心內說：聖母瑪利亞，求你哀憐

我，保佑我，如今正當危險，求你千萬不要離開我，念完經，有了安慰，就大聲說道：「我的父親，我的親友，求你們寬免我罷！不能從這個命，相反我的良心，這些神我全都不信，我信全能全善的天主，即是吾主耶穌！」衆人聽了這話，一齊大亂，站起來胡說亂笑，有些生西地盜的氣，有些譏笑老貴族，紛紛不一，老貴族，此時羞的面紅過耳，氣得暴跳如雷，站起身來，拍桌大叫，衆人全不作聲，就聽他說：「西地盜既不信我的神，不是我的兒，我告明衆親友，從今以後，我沒有兒子啦！說畢，又來到神前念經道：「婆羅門 偉諾西瓦。求你們罰這個負國背教的人，罰他一輩子受罪，滅他的壽，我的力氣用完，他到底不同頭，今在祭臺前咒罵他，好表我一片誠心。」西地盜聽了他父親咒罵他，心中苦不可言，哭個死去活來，上前爬了半步，叩首至地

淚如雨下，大聲喊道：「父親，我的可愛的父親，你別捨你的兒子，你兒子從心中愛你，願意跟隨你，侍候你，一直到死，絕不欲離開你。」老貴族說：「既不欲教父親離開你，就朝拜咱的神罷！」西地盜答道：「父親不行，這是良心的事，爲靈魂有關係。」老貴族聽罷，氣炸了心肝，喝道，奴才，快與我滾出，我一生不願再見你，西地盜見他父親這樣的狠心，真要捨了他，不得已求那賓客，給他說情，那些人，不惟不說情，還都加壞話，西地盜哭哭啼啼，被二個下人，拉拉扯扯推出門去，要知西地盜的後事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在牢中全依天主 同下人一齊逃生

話說西地盜被下人拉出，就押在一個黑屋內，受罪無數，臉上又

黃又瘦，身子東倒西歪，如同病人一樣，他這樣不是因爲吃的不好，也不是因爲幽囚起來，單單的因爲他父親，不知道他的用意，棄捨了他，咒罵他，本來西地盎是孝子，不願意惹他父親生氣，但是他說的那些話，行的那些事，全是愛天主，報答主，衆位，論起來人該孝敬父母，歡悅他們的心，到底將天主與父母比較起來，孰大孰小，孰尊孰卑，所以西地盎寧願背父親的命，不欲背天主的命，在監牢內，他常念經求主，賞賜他一個恆心，有結實主意，把受的困苦羞辱，全獻給天主，求他可憐他父親，領他一個正道，奉教事主，得升天國。天主看他的誠心，允了他的祈求，也常安慰他。所以西地盎身上雖受罪，靈魂沒一點損失，心內常高興，常喜歡，常平安。

西地盎在牢中心內十分安然，並不抱怨他父親，還是從心裏愛慕

他想望他，求天主可憐他。到底管他的那個下人，因為老爺不愛他的公子，他就待公子狠暴虐狠嚴，不是任意呼喚，就是無端恫嚇，但是這個時候，西地盎得了天主的安慰，凡事皆為天主忍受對於下人，並不忿怒，並不叱責，俗語說的好，人心不是鐵打的，所以下人慢慢的，被西地盎的德行感化過來，一想無論如何他是主人，老主人煩惡他，咱不煩惡他，再看他的好表樣，就生了愛慕之心，待承公子，比從前好了十分，暗地裏給他送好飯，暗地裏給他被褥。衆位看起來，還是以德能感化人！西地盎也很感謝下人，有時候願意問他父親的起居光景，只是不敢起齒。老貴族自從把他兒囚起來，並不問他的長短如何，也不照管他，也不釋放他，衆位你們想他這是什麼意思呢？老貴族怕放出他來，他上亞家八面前告他，所以他的主意，先囚起他兒來，等他起反

以後，滅了回教國，那時纔把西地盎放出，棄捨了他，隨他的便上那裏去。這樣說西地盎沒人照管了不成？衆位教友，你想想，天主能捨了有信德的孝子麼？有一晚上，天主發現給西地盎；他做了南柯一夢，夢見奧神父，笑哂哂的，站在牀前，手拿苦像，對他說：「西地盎！你能效法耶穌的表樣，背你世俗的十字架，天主哀憐你，允了你的祈求；你來罷！我給你領洗，教你將來升天國，享無窮的福樂。」西地盎喜出望外，樂不可言，此時半醒半睡，想上前，給神父說上幾句話，又見奧神父，往右退了一步說道：「西地盎你快回你的原處罷！切記切記。」西地盎再一看不見了神父，不覺大喊了一聲：「神父！你等等我。」西地盎醒了，纔知是南柯一夢，心中左思右想，反來覆去，總也睡不着，直想這不是個平常的夢；若真是個天主的意思，我該用什麼門道，找奧

神父去呢？直到天明，並沒有想起法來，再一看，門上還有鎖，窗上有鐵柱，想要逃去，比登天還難。西地盜別無良策，還是念經求天主：「天主呀！你既命我找奧神父，你一定相幫我罪人，西地盜並不失望，求天主可憐我罷！」第二天早晨，下人前來送飯，笑着說道：「公子呀！你的下人，見你這樣有德行，從心內愛慕你，願意教你喜歡，但是咱老爺知道生氣，你若許我不給老爺說，我如今給你一件東西，一定教你很喜歡。」西地盜說：「既蒙相愛，焉有告外說人之理。」下人聽到這裏，就從腰內，拿出一物。衆位你們猜這是什麼？西地盜抬頭一看，不是別的，乃是他失落奧神父給他的聖牌。此時喜得手足亂舞，不知做什麼好了；見了聖牌，如同見聖母一樣，大聲喊道：「聖母聖母，你可憐我罷！」下人見了驚訝異常，問道：「公子這是誰的像，你這樣恭

敬。」西地盜說：「這是天主第二位的母親的像。」就從頭至尾，把聖母的行實，對他講了一遍。下人說：「這樣看起來，他是萬人之母，我也該恭敬他。」西地盜答道：「不錯！你若想救靈魂，同我逃往法德普耳，那裏有個活聖人，求他給你講講，天主教的道理，咱兩個人一齊領洗，你說好不好？」下人沈吟一會說：「我不奉教，我光生法搭救你出獄，暫且忍耐幾天。」家人說罷，徘徊而去。西地盜念經感謝天主，也知道這都是天主的安排。到了第三天黑夜，正交二鼓，只見雙門大開，下人進來，拿着行李衣服，急急慌慌的說道：「公子快換衣服，今天老爺請客吃醉了酒，這個機會，不可失去，所用的物件，全都預備停當，可是一件，公子呀！小人同你前去，你在皇帝駕前，給我求上一官半職。」西地盜點頭應允，西地盜說：「那是自然，但有一件，你該許我，在

皇帝駕前，不准提我父親的事；咳！父親從小養我這樣大，也非容易，操心勞力，用盡苦心，小的時候，怕冷怕熱，大了怕不走正道，雖我父親這樣待我，細推論他心中，是個好意思，所以我不欲皇帝知道我父親半字之非。」家人答道：「曉得，不勞公子吩咐。」西地盜臨走以前，又給他父親留下一封信，上寫着：

父親大人膝下，敬稟者：天下未有無親之子，男所深知。男自有生，蒙切盡心力，懷抱撫養，稍長又聘請良師，授以教育，遂有今日。男既識書明理，故於一切撫愛處，無不感恩，唯前此之固違父命，不拜泥像者，實以天命大於父命耳，萬望大人，一爲寬免。今脫獄竊逃，罪不在赦，但在帝前，決不宣傳大人心意，並祈天主降福。大人，得識正道是願。專此敬請

福安·

男西地盎臨逃時謹稟

寫完這封書，西地盎的衣服都哭濕啦，家人說：「快走罷！」二人不敢待慢，出了獄房，直奔後院，見後院門首，拴着兩匹白馬，二人各上馬任蹬，打馬揚鞭，直撲法德普耳，如飛而去；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西地盎親身受洗 隨神父願上高娃

話說主僕二人，出了後門，在路上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來到法德普耳，亞家八皇帝，聽西地盎來了，甚是歡喜，見他臉上，又黃又瘦，大異從前，皇帝就看出來，他遭了大難，用

言安慰他，解勸他，到底西地盎還是不高興，自己不言不語，不說不笑，就似想什麼的一樣，衆位西地盎不愁別的，怕他父親的靈魂肉身，皆有危險，皇帝猜度，西地盎在家遭難不少，到底並不問他，怕提起來，他心中更難過，西地盎求皇帝，收留他的下人。亞家八點頭應允，西地盎辭了皇帝，就來見奧神父，二人都很喜歡，奧神父喜見他的愛徒，西地盎喜見他靈魂長上，奧神父心中也萬分難過，因為見西地盎面色黃瘦，憂愁不已，沒精打矔的，站在神父面前，奧神父一見，就知他身受大難，教他把經過的事情，細說一遍。西地盎從頭至尾，細講一遍，他把你叫了來，也說了。奧神父說：「不錯，這是天主的安排，他把你叫了來，因為我快離開此處，上高娃去，這個瞻禮七，我一定給你領洗。」西地盎聽了這話，立時高興，跪在地下，叩頭謝恩，他想領洗以

前，避幾天靜，平安他的心，衆位，誰料領洗以前，又受了些難，皇帝的兒子，塞立木，同西地盜是朋友，咱們都知道，他到底沒有西地盜好，他聽天主教的道理不少，看的道理書也不少，他也知道天主教是真的，回教是假的。但是他不如西地盜的勇敢，因為怕失落皇帝座位，他就不奉天主教，從前西地盜勸他，他還許着改過回頭，如今已是大大的改變，見西地盜受這些難，就譏笑他。西地盜見太子，如今成了壞人，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爲，就不願意再同他接交。塞立木因此也恨西地盜，也恨天主教，奧神父許西地盜瞻禮七，給他領洗，瞻禮五晚上，西地盜意欲在宮殿後面，小石亭內避靜，進了宮殿大門，走不多時，來到塞立木的屋門首，見裡面燈燭輝煌，高朋滿座，太子正同他的虎羣狗黨，在一齊吃酒談心，一見西地盜來至門首，就都起身相讓，西地盜

說：「諸位請便，我實在不能奉部，萬望恕罪，太子塞立木，此刻已經噙了八分醉，大聽喝道：「西地盜兄，你看不起我們麼？你今快成天主教的教友。」總而言之，太子有意凌辱，譏笑他，太子的朋友，皆是回教徒，也一齋抗順風旗，隨着太子說，恥笑如西地盜，他到底不理他們，任憑他們說，誰知道塞立木越說越高興，越驕傲，末了連吾主耶穌也輕慢。西地盜這時候實在不能忍耐，就與他嚷了幾句，辯了幾句道理，說的太子默默無言，他的朋友，皆低首不語，太子羞惱變成怒，起身離席，上前就要抓西地盜，正在吵鬧之際，皇帝一步來到，上前喝住塞立木，大聲喊道：「你們輕視西地盜，他說的皆是正大光明的道理。」說畢，命西地盜跟着自己，轉過頭來說道：「我實在愛慕你，人說你父親棄捨了這是真麼？若真是這樣，你就在我這裡罷，我能教你

有福，給你一個大大的官職，不多一時來在屋內，彼此坐下皇帝問道：「西地盜我有一件事，同你商量，不知願意不願意，我如今費了好幾年的功夫，爲察考那個教真，那個教假，回教及婆羅門教的道理，我全念過，到底我看裡頭有假事。有叫人可疑之處，天主教，獨一無二，道理奧妙，是我深信服的，也盼望全國人民，奉這個教，但是不一心，互相仇視，現在我想了個好法子。想把三教極好的道理，檢出來，創一新教，回教人，婆羅門教的人，及天主教的人，所喜悅，所愛慕的，全部留下，就是三教歸一的法子，全國人一個教，萬衆一心，我想回教，及婆羅門教的人，皆願奉這個新教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，你也願意入這個新教麼？皇帝說此話以前，想着西地盜，必然願意，誰知道他聽了這話，搖頭不肯，說道那有此理，我決不奉這個新教，亞家八不料

想幼年人有這個結實主意，遂既問道：「你爲何不願意呢？給我講講西地盎答道：「臣冒昧直言，罪該萬死，皇帝這樣舉動，雖算明白，到底糊塗，若細裁思裁思，真教只有一個，光天主能立教，那有人能立教之說。」皇帝心仍如故。又許西地盎，一些好處，勸他尊奉新教，西地盎心若鐵石，百折不回，一片愛天主的誠心，教亞家八不得不從心內佩服他，愛慕他，讚美這個年幼人，不受世俗上榮華富貴的誘惑。臨末了對他說：「西地盎你只管奉天主教罷！我保護你這樣的熱心人。」西地盎謝恩而退。西地盎晚上想起這些誘惑事來，又是驚恐，又憂愁，驚的是魔鬼，沒有一時一刻，不引誘人的。愁的是皇帝從前想奉天主教，如今他又心腸改變，別立新教，不一時，又想起家內的事情，父親將自己棄捨了，他也不認識天主，日後焉能升天堂。再想皇帝，既

不同自己，奉一個教，就沒有一樣的心，終久沒有好盼望。思想起來，真是難過。家無慈父，國無良君，這時候，魔鬼又來誘惑。西地盎忽然自思道，我沒有福，是我自己找的，若我不奉教，不領洗，我父親也不棄捨我，皇帝也不煩惡我，錢財官爵，皆是缺不了的。西地盎，到底熱心耿耿，又推開惡魔說：「人本塵埃糞土，鄙賤自己，天主教之養之，骨之肉之，有良心人，決不欲背天主。立刻發誓道，寧受萬死，不敢得罪於天主。」又念經道：「弗許我陷於誘惑，望常救我凶惡。」第二早晨，日尚未出，西地盎，想往花園內逛逛，散散心，換些新鮮空氣，剛來到亞家八皇帝寢室門口，見了一件奇怪事，見一二個年幼人，身穿雪白的衣服，按次序站好，內中有些回教教徒，有些婆羅門教教徒，皆是不言不語，面朝正東。西地盎見了心中十分詫異，從前

總沒有見過，不知有什麼用意，就停住步觀看後來的舉動，不多一時，見東方紅光四射，這正是太陽出來的時候，照於海水，衆年幼人，皆舉頭仰望，慢慢的太陽全出來了，就聽見雙門一响，從屋內走出亞家八皇帝，身穿朝服，足蹬朝靴，恭恭敬敬，在門前雙膝跪倒，對着太陽，磕了幾個頭。年幼人們，也照樣做了，朝拜太陽以後，全都進去，正屋內亞家八坐好，衆人又跪下朝拜他，西地盎一想，就知道皇帝立的新教。他們拿着太陽皇帝皆爲神，歎惜不止。看起來亞家八，本是聰明人，到如今聰明反被聰明悞，看畢直奔花園，瞻禮七早晨，西地盎領洗日期到了，奧神父在宮殿內，小堂裏，收拾的十分體面，祭臺上，擺上各樣的鮮花，又鋪上五色的花布，西地盎喜得雙眼流淚，感謝天主的仁慈，及神父的盛意，跪下念了幾段經，求天主，賞賜他父親，這

個恩典，也及一總的人。以後奧神父作彌撒，給西地盎領了洗，及領聖體，西地盎頭幾月，多念經，多看道理書，信德堅固，預備的又好。所以一受洗，就赦了原本二罪，成天主的愛子，心享無窮的福樂，西地盎領洗的時候，皇帝也在堂內，瞻望禮節，出堂以後，西地盎來到奧神父屋內，先謝了領洗的恩典，後又問神父道：我今天求點什麼，神父一定允我，是不是，奧神父答道：「不錯，你說罷！無輪什麼，」西地盎道，神父不是將要快走麼？奧神父答道是。大半從前你也是同我一樣，盼望皇帝領洗，如今敵不住三仇，棄了真天主，別立新教。我們在此不是無益了麼，我他以二三天，願意回高娃傳教去。西地盎聽了，含淚道：「神父我實在不欲離開你，看起來世福不常，人生有限，我今豁然醒悟，願捨了虛假光榮，去求永遠的真福。效法神父的表樣，抱定愛天主

於萬有之上，守着愛世人如同自己，辭却皇帝隨我神父，一爲學習道理，二爲相幫着廣揚聖教，不知神父意下如何。」奧神父聽了說道：「你既願意跟我去，這也是天主的意思，論起來我也不願意離開你。」西地盜就去收拾行李，過了三天，辭了亞家八，隨着奧神父，直撲高娃而來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的分解。

第八回 諸異教興心作禍 衆神父爲主捐軀

話說西地盜，同奧神父，一路平安，來到高娃，在這裏住了四五天，主教又命奧神父，往某處傳教，西地盜跟着當傳教的先生，在某處奉教的不多，另外艱難很大，別的教徒，皆恨天主教，常常的無故生非，借端打架，興心欺壓天主教人，奧神父未來以前，爲天主教致命的教友不少，因爲別的教內人燬壞教堂，燒奉教的屋

子，十分凶惡，與神父爲天主的緣故，並不害怕，還是在各地講道理，勸人改邪歸正。七月二十五日，在與神父傳教的近處，一個小城內，外教人爲反對天主教，開大會議商量，怎樣暴虐天主教。未開會以前，他們怕走漏了風聲，所以十分清靜，聲息皆無，就見他們紛紛前來，有些手中拿槍刀，有些拿棍棒，到了會場，席地而坐，都不言語，待不多會，人已來齊，就聽衆人大喝一聲，神來了！全都站起，忽然從東來了一個高胖的和尙，赤足光頭，只穿着一條破褲，直走如飛，後面跟着許多的婦女孩子們。就見和尙也說也笑，亂哭亂叫，東瞧西望，一溜歪邪，嘟嘟囔囔，嘴邊上一些白沫，見人就亂打，如同瘋魔一般，再加一臉橫肉，像貌凶惡，真是亞賽地獄內的魔鬼。亂跑了一會，便坐在地下，就聽衆人叫道：「神上他身上去啦！咱們不要亂動，聽他說

什麼。「這個時候和尚低下頭，閉上眼，說道：『衆位聽真，吾神特來喝人血！』說罷，和尚又起來亂跳，如同從前一樣，一會又坐在地下，大聲喊道：『弟兄們，我的神命我前來告訴你們，如今外國人傳天主教的，來在我們本地，願意蓋一個堂，這事你們能許麼？若是不許，大家還不起來，萬衆一心，把他們逐出去，把他們打死，方雪吾神心中之恨！你們看不出來麼？從前咱廟內香火旺勝，一年到頭不斷香烟，也有許願的，也有還願的，也有求籤治病的，也有燒平安香的！到底天主教一來，就有些人聽他的道理，拿着燒香燒箔當異端，看看罷！如今還有誰進廟行好，你們實在大膽，不怕神罰你們。咳！大家弟兄醒醒罷！快給咱們的神報仇，那些傳天主教的，你們大概認識他們，常毀謗咱們的神說：『人該恭敬一個真神，別的皆是假的，真神就是造天地萬

物的天主。」衆位弟兄，他們說的這些謊話，輕慢咱們的神，咱們不該恨他們麼！總而言之，咱們的神，願意命咱們前去報仇，打殺他們，不然神要降罰！」和尚說罷這些話，瞪開了一雙怪眼，張開血盆大口，對着衆人，如同生氣一樣，又喊道：「吾神要走，你們該今天把他們的血，送往廟內，切記切記，吾去也。」和尚說罷，衆人鼓掌稱善，齊聲說道：「遵命報仇。」和尚翻身爬起，又裝瘋魔，一溜歪斜，回廟而去。和尚走後，又有一個老者演說，雖然不裝瘋變獸，到底看他舉動言語，也不是良善之輩。他說道：「朋友們，咱們的神，方纔說了個魚清水白，大衆的心已經熱了，全要報仇，我也沒有別的說，光把我親眼目睹的事，向大家告訴告訴：離我的莊子不遠，有個大神螞蟻窩，你們都知道，那螞蟻是咱們的神，從祖宗輩輩，就恭敬他，所以一些人送

米送麵，擺供燒香。有一天我也挑着米麵祭品，前去朝拜螞蟻神。到那裏一看，窩壞了，神也生氣啦，附近的人皆說這窩是一個傳天主教毀的。」衆人聽到這裏，都氣炸了心肺，齊聲說道：「此仇不共戴天，非把傳教人的血，祭在神臺前不可！」老者說：且慢，還有一條，離城三十里東鄉，有個聖井這井，是井神留下，洗咱們罪惡的，他們傳教的也輕慢了。說道：「人若得罪天主，須求天主的寬免，井爲受造之物，焉有寬免人的權柄，依你們這樣說來，井比人靈，人就不爲萬物之靈了。」弟兄們想想，傳天主教的，不是全的凌辱咱們的神麼！所以該遵神命，報仇雪恨！」衆人聽了這話，氣沖兩肋，哇哇的亂叫，拿槍的舉槍，帶刀的舞刀，蹦蹦跳跳，如同惡犬，在那裏單聽號令。衆位，他們願意殺的，是五個耶穌會的神父，他們住的地方，離城

有二里之遙，奧神父想在那裏蓋個小堂，創一個堂口，因為臨近地方奉教的有十餘人，這時候西地盜正當傳教的先生，奧神父乃是得道的高人，凡事都受天主的默啟，印度人開會的那一早晨，奧神父做完彌撒，就將西地盜叫在屋內，對他說道：「我可愛的弟子西地盜，我將不久於人世。」西地盜聽了大驚說道：「神父一無病二無災，何出此傷心之語。」奧神父歎道：「你不知其中的緣故，天主今天要收我的靈魂，教我去享永遠的福樂。」西地盜聽罷，兩淚交流道：「神父真是這樣，神父升天，我亦不願在此塵世，經上說過，隨我神父，藉其功德，偕享永福。」奧神父聽他念了這段經，以後對他說：「我可愛的徒弟，我受了天主的默啟，知道如今你還不該死，你父親還有用你之處，西地盜不要難受，凡事都要隨天主的意思，我在天堂保護你，爲你懇求天主，如今雖

暫別，後來天堂上永遠聚首。」說畢這話，看西地盜十分難受，就命他上別的神父屋內，說明此事，好作準備，果然天到正午，開會的那些人，手拿兵器，蜂湧前來，神父們也聽見他們的動作，亂喊亂叫，滿口咒罵。此時也早收拾齊整，商量着如今先走，後日有機會再來，衆位，凡事皆係天主定。神父們將要出門，忽然天降大雨，黑雲四起，不分東西。神父們沒法，只得回到屋內，在屋內做了頓飯，等候雨止再走，不多一會大雨少止，聽着吵嚷之聲。離此更近，西地盜說：「大半他們來到了言未畢，從外邊來了一個公教教友，氣喘喘的通身是水，大聲喊叫：「神父，不好啦！外教人要前來傷害你們，快跑罷，不然難保性命！」神父聽了這些話，想跑也來不及了。早有許多人將房子圍住。手持兵器，闖將進來。為首當先就是裝神的那個和尚，怒目橫眉，勢如惡魔，

同時也來了一些熱心奉天主教的印度人。來保護神父，奧神父知難期已至，又降福衆人，教衆人跪下念經，以衆人的意思，就想同佛教的人打仗。奧神父總也不許。西地盎這時候，也驚訝神父的膽，也怕神父受害，一見和尚領人來到，驚慌滿面，早將他的馬備好，請神父快快的上馬，奧神父一不驚，二不懼，面不改色，氣不發喘，徐徐答道：「西地盎不要如此，爲天主致命，這是我一輩子的志向，不然我也來不到此處。」奧神父剛說完這話，一個佛教人，如飛而至，問道：「你們之中，誰是當家的？」奧神父答道：「只我一人。」那人聽了，不管青紅皂白，舉起手中劍，將奧神父兩腿砍將下來，又兩劍絕氣而亡，忠勇的靈魂，直升天堂，臨死效法吾主耶穌的表樣，念經求天主寬免他的仇讐！西地盎一見奧神父被害，心如刀割，淚如湧泉，上前抱住尸首大聲哭道：

「神父呀！你死的好苦，天堂路上等等我，西地盜願意同你一時見天主。」正哭之間，一個佛教人，手拿大棍，直撲西地盜。西地盜說了聲：「好，來罷！你也把我打死，我也是一個奉天主教的。」那人聽了，惡狠狠的對準西地盜的頭部打來。俗語說得好，人不該死，終須有救。這時候有個跟奧神父的葡國人，眼看西地盜要死，真急啦！緊走幾步，用手把佛教人往左一推，將閃開西地盜的頭，此正左臂。西地盜痛苦難忍，二目發黑，兩腿一軟，栽倒地，人事不知，就覺着有人把他抱在馬上，以後沒有知覺。別的四個神父，也是爲天主致命而死，如今同奧神父皆列了品。奉教的教友，那時候爲光榮天主死的，有十五人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衷心掛念天倫父 途中不意遇家人。

單說與神父等致命以後，到了八月十四日，就是聖母升天瞻禮。頭一天在普天下堂裏，皆收拾的很體面，掛彩布，擺鮮花，多點燈火，在高娃也是這樣，有個管堂的先生，正在花園內，尋覓奇花野草，擺在堂內，好表表教友的寸心，使聖母多喜悅，聞着後面足音冉冉而來。回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西地盜就見他笑哂的，問道：「先生我能相幫一點麼？找些美麗的花，明日是聖母升天瞻禮，我也願意使聖母歡悅。」管堂先生大聲說道：「哎呀！原來是你，爲何出來，須得多加小心，若是醫生知道，他一定不讓出來，怎麼樣，胳膊上的傷好了麼？」西地盜笑着答道：「先生不必這樣驚恐，我的傷不大離全好了，光是胳膊灣還不大能動彈，賴天主仁慈，再過幾天，傷痕必能全愈，我今天出來，

也爲散心，也爲找些花，敬獻聖母，他是我們的母親，我們若是誠心敬意，就是一草一木，皆能歡喜他的慈心，先生你看我說的對不對？」管堂先生說：「好！你就相幫一點罷，找齊之後，那些小花盆，你往堂裏送，大的算我的。」二人一面找花，一面談論，管堂先生說：「西地盎你這胳膊受了多少疼痛，多少難爲，打你的那個野蠻人，真是可惡，但是一件，我們奉教人，有愛仇的誠命，所以你不要記恨他！還該效法吾主耶穌的表樣，給他念經，且是依我看起來，他不是傷你的胳膊，實是教你忍耐補贖，行升天堂的道路。」西地盎點頭稱是。先生又道：「救你的人對我說過，你招禍的時候，願意聽天主的安排，同奧神父死在一齊，到底天主不教你死，想必是裏頭有什麼用意，也許後來還有用你之處。」西地盎急急答道：「不錯。回想奧神父臨死以

前，頭一早晨，也這樣對我說過：「你如今不該死，你父親尚有
用你之處。」從那時候，我就盼望我父親將來改過回頭，得識正
道。」管堂的先生說道：「奧神父是個活聖人，凡事多受天主的
默啟，所以他知道一些未來的事，人所不能知的。我們一聽他
死，從心裏難受，到底都不給他念經，因為知道他，一定升天
堂，去享永遠的福樂，他既然同你這樣說，少不得你父親後來回
頭歸向天主。」西地盎答道：「教我父親回頭歸向天主，這是我日
夜祈禱的，望吾主允之！過了明日的瞻禮，我要回法得普耳，打
探打探我父親的消息。」過了瞻禮，西地盎就要回法德普耳，告辭
神父，神父因他新傷纔愈，路上又無作伴的，怕有些損失，正在
憂慮之際，有高娃的提督來拜訪神父，說明早就要搭船起身，因
爲有公務去見亞家人。問有什麼信捎沒有，神父一聽，喜得心花

亂放，正中其懷，就把西地盜託付給他，一同上法德普耳，也教西地盜給皇帝說，與神父如何致命死的。真是凡事皆係天主定，天主安排的總無差。衆位敢說西地盜怎樣來到高娃，聽我慢慢的向大家告訴一遍。自從佛教人，用大棍將西地盜打倒，跟與神父的那個葡國人，已經把馬備齊，一看勢頭不好，就把西地盜抱在馬上，一齊逃生。起頭的時候，也看佛教人太多，還怕逃不出來，誰知道所到之處，人都紛紛四散，如同前面有人給他們開路的一樣，他想着西地盜命不該死，他的護守天神。另外保護他。及至出了險地，就把西地盜送到高娃，高娃的神父們，沒有一個不喜悅他的，因為他和平良善，熱心事主，神父一看他受的傷。彼此可憐他，給他請醫生，教下人侍候他，送吃送喝。不然，他的傷也好不這樣快。閒話少敘。單說西地盜辭別神父們，同提督

上船，彼此依依不捨。神父們愛西地盎，西地盎也愛神父們，臨走的時候，真是難捨難割。俗語說過：「天下最苦事，生離與死別。」西地盎上了船，兩眼不住的望着堂，及至船出了口，還是站在後枕上，往高娃堂內望，到底樹木遮蔽，不多一會，連高娃也看不清了，只得長歎一聲，回到艙內。在船上過了一天，到了一個小碼頭，棄船登岸。同西地盎一齊走的，有四個葡萄牙國人。在岸上住了一宿，第二天他們僱了五匹馬，直奔法德普耳而來。五人在路上說說笑笑，到也十分相得。日落下店，天明起身，走了數天，眼看着來到法德普耳。相離還有三日的路程。他五人在樹林拴馬歇息，猛一抬頭，就見從對面來了一匹馬，行走如飛，跑的塵土四起，西地盎心中十分讚美，對那四人說道：「你看這馬跑的多快，騎馬的人真有本領。」不過展眼之間，那馬來在近

前·只見騎馬人滾鞍下馬，兩目流淚，大聲喊道：「多謝天主！西地盜你來的真巧，我正想前去找你。」西地盜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就是同他逃跑的那個下人，心中甚是驚慌！不知是何緣故，隨即問道：「有何事，這樣急緊，我的父親病了麼？」下人此時急的連話也說不出來，答應道：「不不不，不是，可了不得了！皇帝如今把你父親定成死罪！你快同我去求皇帝，也許他看你的面子，寬免了他，我已經求了數次，但是無益。」西地盜聽了這話，如半空中打了個沉雷一樣，驚魂千里，舉止失錯！立刻上馬認蹬，同他的僕人，並不辭別同行的，沒命的前走，過了半天，馬餓的不能再往前行走，二人只得下來，因為心急似箭，不等着這馬吃飽，就又僱了別的新馬，復又起身。西地盜在馬上哭的嗓子都啞了！下人勸解他說：「公子不必如此，哭也無益，還是快走要

緊，倘若一步走遲，那時公爺的性命難保。」西地盜這纔止住了哭，二人直奔法德普耳而來；單說西地盜的父親，自他兒走後，恐怕皇帝罰他，也是要走，後來一看西地盜的信，心中稍稍的安穩，他知道他兒的脾氣，說什麼算什麼，所以他不疑惑西地盜在皇帝面前告他，這樣又放寬了心，還是同許多的貴族，常常的開會，議論革命。開會的時候，比從前更密，更小心，誰知皇帝的探子是多的。俗語說：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。」皇帝的探子，把事情探聽明白，連夜的回來報告，亞家入聽了，衝衝大怒，立刻把老貴族定成了死罪。再說西地盜，本是個孝子，聽說他父親定了死罪，同下人不分晝夜，也不飲食，直往前進。第二天晚上，實在稱不了啦，纔同下人歇息歇息，少微吃了點飯，換了新馬，又往前進，第三日早晨，來到法德普耳。見了城就如同

早苗得了甘雨的一樣，打馬直入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西地盜苦求皇帝 亞家八寬免罪人

話說西地盜一看到了城，沒命的前走，下人那還跟得上。西地盜進了城，不分好歹，穿街過巷，不多一會，來到皇帝的宮殿。迎頭碰見了塞立木。大聲喊道：「哎呀太子！我還能救我父親麼？」塞立木一看西地盜來了，並不歡迎，答道：「也許晚了。」西地盜又問道：「皇帝今在何處，我欲朝見。」太子答道：「西地盜你且別慌，如今我父親，同宰相在屋內議論軍機，這個時候，誰也不許進前。」西地盜聽了這話，並不還言，急急慌慌一直的往皇帝屋內跑。及至到了屋門口，見有許多的兵丁把守，誰也不準

進去。西地盎救父的心盛，什麼也不怕，直闖直碰，推倒一個兵丁，闖進屋來，見了皇帝，翻身跪倒。這個時候，皇帝正同宰相商酌機密大事，忽然一個年幼人，硬闖進來，勃然大怒，將要命人把他打出去，一看是西地盎。就回嗔作喜，先教宰相出去。後又和顏悅色的，向西地盎道：「原來是你，自從你離朕而去，朕常常想望你，如失左右手，如今來此何幹起來罷！你求什麼？只管說來。」西地盎並不起來，還是叩頭不止，哀告皇帝說：「皇帝求你發天恩，寬免我的父親，赦他不死！」皇帝聽了，滿面通紅，雙眉緊皺，心中不悅，到底給西地盎說話，並不用惡聲，還是平平和和問道：「西地盎教你說我怎能寬免他，他所作所爲的你豈不知道麼！」西地盎叩頭至地，砰砰作聲，苦苦的求道：「仁慈的皇帝！務要仁慈我的父親。」皇帝此時就有點不悅，答道：

西地盎你說的什麼！仁慈他，你思一思，想一想，我若不仁慈，他早該死了，如今他們開會計議，要差人前來行刺，真算意狠心毒。西地盎不要惹我生氣，求也無益，你父親是不能寬免的，他恨我入骨，不共戴天，我不殺他，他即殺我，除此以外，無論你求我什麼，我都允你，就是不能寬免他。」西地盎說：「皇帝我別無所願，若不允我這個祈求，我就死跪在你跟前，皇帝呀！你不愛我這個苦孩子麼？若要寬免我的父親，不過用吹灰之力，一張口就算完了。咳！皇帝你大發仁慈罷。」亞家八聽了這些話，大喊一聲，西地盎你拿着那個老狼，當你的父親麼？人都說他在神前咒罵你，棄捨了你，不拿着你當他的兒。」西地盎即答道：「皇帝你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父親並無大惡，他不過爲愛本國，敬本國的神，纔把我捨了。若推論起來，得罪皇帝也非爲別

的，全出於愛國的熱心，皇帝呀！人都說：「以德報怨。」又說：「君子不念舊惡。」可見仁慈別人，寬免別人，是第一個美德。「亞家八」怒氣不息說道：「西地盎好不明白，你想想罷！我今天寬恕了他，明天他就命刺客來殺我，焉能仁慈他。」西地盎此時十分驚懼！因為他總也說不動皇帝的心，不一會忽然想起奧神父來，又哀求道：「皇帝不聽我這個苦孩子的求，也不允奧神父的面子麼？我知道你平日最珍重他，他爲天主致命死了多時，如今在天堂上，一定爲我求天主，也求你。皇帝呀！求你爲記念奧神父，愛慕奧神父，把我父親赦了罷！」皇帝聽了這話，心中愕然，放下怒色，改上憂容，隨卽問道：「西地盎你說的什麼？奧神父真死了麼？」西地盎早哭的不成聲，後來一五一十，從頭至尾，把奧神父致命的光景，說了一遍。皇帝聽了以後，先有哀

憐奧神父的心，那還有生氣的心，一想這樣好人，死的真是令人傷悲，又一想，西地盜是他的愛徒，不能不允西地盜的祈求。卽說道：「你起來罷，奧神父一死，令我心酸，如今把你父親的命，交在你手裏。」西地盜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先謝了皇帝的恩，以後起來問道：「皇帝既開了惻隱之心，仁慈了我的父親，到底他現在何處，我前去救他，告訴他被赦之事。」皇帝答道：「你該騎馬上班拿勒斯，越快越好，我已經命人前去殺他，我盼你走在這些人以前，」說完這話，就將手上的戒指脫下來。遞西地盜說道：「若我的兵們見了這物件，他們一定信你的話，走罷！愈速愈妙！來人把我的白龍馬，給西地盜備好。」西地盜千謝萬謝，辭了皇帝，吃了點飯，上馬加鞭，如飛而去。話說西地盜從高娃不分晝夜，受盡心苦，纔來到法德普耳，在宮殿外跪了一點

多鐘，如今又該上馬。到底他救災心切，並不嫌饑，這匹馬是個龍駒，四蹄生雲，直走如飛。西地盜又善於騎馬，所以一路之上，人人驚訝，個個讚美。西地盜無心觀看路景，並不歇息。過了五天，來到班拿勒斯。看見自己的房屋，不覺傷心之淚，勢如雨下！打馬直入，心中驚疑不止，見院中聲息全無，不見人影，每屋內皆四壁空空。所有的古董玩器，珠玉珍寶，皆是一掃而空，總而言之，連個鷄狗鵝鴨也沒有了。看罷這個光景，嚎啕大哭！想着他父親大半被殺，一面哭，一面尋找，不多一會，來到地樓，就見四五個兵丁，喝得嚶嚶大醉，東倒西歪。西地盜上前問他父親的下落，他們並不理論，還是你一杯。我一盞，呼兄喚弟，猜拳行令。西地盜心中十分急躁，從腰中把皇帝的戒指掏出來！兵丁一見，全都跪倒，西地盜喝道：「你等實在可惡，我不問別的，

你們知道我父親的下落麼？」兵丁對着戒指還是叩頭不止。答應道：「不用生氣，我們不知道有皇帝的命，老貴族往北山逃去。別的兵丁，全去追趕，留我們幾個，在此看屋，若問其他，一概不知。」西地盜聽到這裏，便不往下問，低頭思想，也許他父親逃往北山，在北山有爲他避暑蓋的宮殿。西地盜雖未去過，到底自幼常常的聽說，稍微歇息歇息，上馬起身，望風撲影，直奔北山，在路雖說一文沒有，並未受苦，無論何人，見了皇帝的戒指，都是給吃送喝，喂飲馬匹。所以西地盜一路無阻，直往前走，過了六天，逢人便問。末了纔得了實信，一個老莊稼人說：「我頭兩天，日尚未出的時候，出來撿柴，碰見一個騎馬老者，行色匆匆，面帶驚慌，從正南而來，求我給他一點飲食，並不敢下馬，看樣後面許有追兵，他騎的馬渾身雪白，一毛不雜，咆哮

跳躍，如同一條龍駒。那老者也是相貌不凡，一部銀鬚，飄在胸前，看光景不是平常之人。西地盜得父親的下落，喜得手足亂舞，合掌當胸，仰面朝天，大聲說道：「我仁慈的天主，教我找着我父親的下落！」謝完了天主，又問那莊稼人，以後騎馬上那去啦？莊稼用手往北一指，你看北邊黑黝黝的那些山，大半上那山上去了，還有一件，他走了十點鐘以後，從南面又來了無數的兵丁，都是馬隊，在這裏歇息了一會，又往前趕，以我看來，他們趕不上那老者，他們的馬跑慢得多啦。西地盜謝了謝老者，又往前走了數十里，眼看日落西山，身上又覺困乏，就找了一個客店，歇息歇息，在店內一想，他父親比他早兩天，若不快趕，怕有損失，隨命店東，速速喂馬，吃完飯，預備起身，店東說：「先生！你這馬十分體面，可是一件，若要趕上頭兩天過去的人

怕不容易，從此走不多遠，皆是山路崎嶇，亂石鋪地，你務要小心，不光路難走，在山中還有許多賊寇，專劫過往行人，若一不慎，反悞了大事。」西地盜聽了店東的話，愁眉百轉，心神不安，一夜的功夫並未合眼。清晨臨上馬，拿定了主意，凡事皆按天主聖意，天主是無所不在的，在馬上又多念經，求護守天神。衆位，西地盜騎的本是一匹龍駒，善通人意，如今他另外的高興，就如同得了老貴族的下落，他也喜歡的一樣。本原跑的就快，現在更快，馬不停蹄，呼呼亂叫，也不怕山路崎嶇，也不怕亂石鋪地，西地盜暗暗的喜歡，清晨將看見北山，到晚上就來到山根。但是黑夜不能上山，只得在鄰近莊戶人家，借住一宿，喂喂白龍馬，閒談的時候，莊稼人也說，頭天來了一個騎馬的長者，年近六旬，白鬚齊胸，到底兵丁沒有看見他，至到如今還沒

有找着。西地盜聽了喜不自禁，暗謝天主，第二天，日尙未出，西地盜早就起來，告辭主人，出來牽馬，只見他精神百倍，見了主人，又跳又叫，西地盜對着他說：「馬呀！我若果能救父，你的功勞也不在少處。」說完後，飛身上馬，揚鞭上山，直到如今更信店東的實話，山上真是難走，又狹又小，凸凹不平，滿地盡是碎石，想要找人的腳印，也不必打算。西地盜一看，不是蒿草滿目，就是亂石當前，連個人影也沒有，憂從中來，落淚如雨。只得任馬由韁，直往前走。不多之時，見前面山左邊，又有一個小山，小山底下，有棵野樹，樹枝上有塊布，隨風飄搖。西地盜見了就生疑心，暗想深山窮谷，人跡不到之處，那還有布，把馬往左一勒，轉瞬之間，來到樹下，仔細一看，樹底下有些馬蹄印，心中更生疑惑。西地盜見了馬蹄印，心中猜着，八成他父親

棄了上山的大道，入了這個小路，隨即按足跡，往前尋找，轉過小山，越往前越難走，只有一條羊腸小路，兩邊皆是野草荊棘，有些時候騎馬，有些時候該步行，把馬牽着。西地盎這個時候退不能退，進不能進，別無善策，跪在地上念經，求天主可憐他，也可憐他父親，又求聖母，及護守天神，多發慈悲，救罪人於困苦危險之中。念完經起來，牽着馬又往前走。西地盎又往前走，不過三點鐘的功夫，忽然看見人的足跡，如獲珍寶，按着足跡，往前尋找，不過半里之遙，前面有個大古樹林，樹木密聚，林四外，如同四堵牆，走至近前，無空可入，因為年深日久，樹木就彼此長在一齊。西地盎圍着樹林，四下的尋找，走至後面，見有新折有的幾棵小樹，就從此而入，見裏面樹葉如蓋，不見天日，陰風襲人，正往前走，見地上一堆樹葉，上有人臥的印，自

言自語，自問自答，大半他父親黑夜在此睡覺，離此不遠，樹枝上掛着幾塊布，上有血跡。西地盜驚疑不止，復前行數十步，樹底下有無數足跡，看樣不是一人，近處的草，蹂躪殆盡，看此光景，如同有幾個人在此打過仗的一樣。西地盜本是個聰明人，心地靈巧，見景生情，細細的定了定神，猜思一會，大半他父親在樹底下睡覺，被人奪去。到底是誰呢？若是皇帝的兵，他們還沒有來到，此時忽然想起店東的話來，噢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這山內的賊寇，隨即跪下念經說：「吾主吾天主！若果這樣，求你大發慈悲心，保佑我父親於患難危險之中。不然，我不是空來一踰麼！不光不能救他的肉身，也不能救他的靈魂。」念完經，有了安慰，有了主意，一想能再往前走，被賊碰見，不但不能救父，自己又白白送性命，到不如在此躲藏，賊人大約離此不遠，等至夜

靜更深，賊人那有不燃火的，不是爲做飯，就是爲煙蚊子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西地盜徒步落後 老貴族騎馬逃生

單說西地盜此時度日如年，只嫌天慢，好歹的等到黑天，金烏西墜。樹林內聲息全無，十分悽愴。不多一會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在樹林內不大離還是如同黑暗世界。這裏响，那裏响，風聲蕭蕭，真是令人毛骨悚然。西地盜懷念父親，坐不安，站不穩，跑過來，走過去，心內如同油煎的一樣，出了樹林，四下觀望，一無動靜，二無火光，口內不住的念經求主。猛抬頭看見前面有個小山，登高一望，心中大喜，見山後髣髴有光，立時跑下山來，直撲燈影，滿心的盼望找着他父親的踪跡。衆位本來樹林難走，

再加上黑暗，所以西地盜渾身的衣服，被樹枝壞的破襤不堪，滿臉淨血。地上又有些短樹根，十分難走，屢次跌倒，他還該牽着白馬。又怕他叫喚，一面哄着他，一面前走，越過小山，抬頭一看，前面燈火閃閃，大約隔着一百五十餘步。立刻站住，將白龍馬拴在一個樹上，自己輕輕的往前走，但是光見火光，並不見個人影。心中暗暗的納悶，不多時，離火甚近，不敢再往前行，伏在地下，嚇得滿身是汗，抖抖擻擻，光怕賊人瞧見。此時西地盜還是念經求天主，多加保佑，增他神力。誰知道，他把無所不在的天主，求了一遍，更覺有了安慰，倏然間心內平安，又往前進，到底十分仔細，每逢有點聲息，比方樹葉亂响，他也止住觀望動靜，又往前匍匐着行了一會，借月光，見前面樹上拴着一匹白馬，心中大驚，暗思莫非賊人把我的馬偷了來麼！定睛留神又

一觀望，心中大喜，這馬就是他父親的馬。西地盜見了他父親的馬，實在高興。暗想馬在人必不遠，依然向前行進，剛來在一個小樹後頭，就聽屋內人說：「老三咱們掌櫃來了，一定歡喜，今天捉的這個人，甚不平常。堂堂的相貌，一定是個大財主，若贖的時候，至少可得兩萬元。到底他來此何幹，豈不是自投羅網麼？」又聽一人說：「大哥，你不知道，這個老頭，甚是驕傲，我問什麼，他並不還言，不用管他，掌櫃的來了，有法子逼他說話。」第一個又說：「老三，掌櫃的那東西有什麼法，動不動的好打死人，咱們也不能得錢用。」第二個又說：「不錯！天已不早了，我盼望伙傢們快來，咱們好彼此商議。」西地盜此時並不敢喘大氣，在暗處借燈光往裏一看，見有兩個賊，相貌凶惡，各帶兵刃，離他兩個不遠，還有四個睡覺的，到底沒有他父親。順

着玻璃窗，又望屋一看，見一人縛在樹上，白鬚很長，面無人色，白如菜葉，額上受傷，血流不止。西地盎又往前蛇行幾步，定睛一看，不是他父親是誰，又是喜，又是悲，喜的是，得了父親的下落，悲的是，他年老力衰又受這樣的苦處。西地盎自言自語說道：「父親呀！地獄之苦，勝此百倍，若你改過回頭，得升天堂，兒願足矣！縱然死在此處，也甘心。天主呀！允我的祈求罷！」西地盎此刻百慮齊發，有心前去割開繩索，又怕賊知覺了。自己本是捨死忘生，搭救天倫老父，又怕他父親還生他的氣，不讓他搭救，又恐怕耽誤時刻，衆賊一齊來到，那時更不好下手。思想愁後，抓耳撓腮，末了念經求奧神父說：「神父你是最哀憐我的，今求你在天主台前，爲我轉求，好救我父親的生命。」衆位教友們。奧神父果然哀憐了他，不多一會，忽聞賊又說：「老

三他們還不來，你儼的慌麼？我實在困乏，這裏沒外人，咱不如睡罷。」那賊答道：大哥說好便好。」二人全都躺在牀上，頃刻之間，呼聲振耳，鼻息如雷。西地盎此時如魚得水，喜不自禁，先感謝了天主，無限量的仁慈，後又輕身往前，來到他父親身後，用衣裳先蒙上自己的臉。輕輕的對他父親說道：「不要作聲，我特來救你，若是把繩索割開。我在頭裏爬。你在後面跟隨。老貴族這時頭暈眼黑，單等着受死。聽了西地盎說的，方欲大聲喊道，謝謝，忽然一想，正在危險地方，若是驚醒賊人，性命難保。隨即低首不語，西地盎轉瞬之間，割去繩索，衆位敢說，西地盎爲何這樣巧，身邊帶着刀子呢？大衆有所不知，原來從先奧神父還活着的時候，給了他一個純鋼的裁紙刀，十分快利。自從奧神父致命以後，他拿着這刀子便如珍寶一樣，刻不離

身，以作記念，閒言少叙，單說西地盜割開了繩子，從樹上把老貴族放下來，他通身麻木，不能動轉，過了幾分鐘，血脈流通，雖說能動，到底疼痛難忍，四肢盡都青腫；只得強打精神，隨着西地盜往前跪爬，不過數十步開外，滿身傷痕疼不可忍，所以老貴族，輕輕的向西地盜說道：「離此不遠，有我的馬匹，我身上實在疼痛，咱們到不如先牽過來，以後再走，並不費力。」西地盜聽了此話，連連的搖首，說道：「那可不行，一來是這個屋子左右，樹木叢叢，馬不好走；二來是，馬見了主人，好大聲叫，若要驚動賊人，咱命休矣，暫且少微忍耐，出去這樹林。有我的一匹馬，又快又速，那時再上馬逃生，也不爲晚。」老貴族聽他說得有理，忍着痛苦，又往前走，眼看逃出了虎穴，就想要站起身來，焉得能夠，四肢無力，兩足無根，身不由自主，又栽倒在地。

西地盜一見這樣，暗暗的傷心，落淚滿面；後又回轉過頭來，說道：「馬在近前；不必發愁。」說罷站起身來，上前牽馬，衆位不好了，因爲那馬多久不見主人，一見他來嘶嘶亂叫。西地盜一聽馬叫，嚇的頭上失去真魂！暗說道不好，咱們快快的逃命罷。不然白費心機，這句話還未說完，忽然又聽見一個別的馬叫，原來夜靜更深，十分寂寞，老貴族的馬，聽見這馬叫，牠也叫起來啦，兩個如同說話的一樣。西地盜急急慌慌，把他父親扶在馬上，自己步行。老貴族心中納悶，並不知是他兒救他，問道：「壯士你把馬讓給我騎，能逃性命，到底你怎樣逃生呢？」西地盜答道：「只管前走。不必掛念，言未畢，忽聽後面喊聲大振，一定賊寇被馬驚醒，追將下來。西地盜問他父親說，事急矣，不久咱們就要分離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能允否？老貴族聽了答道：

「壯士何出此言，蒙你捨死忘生，救俺一命，就是刻骨也難忘恩。那有不允之說，我有什麼，許你什麼，若不相信，我立就要發誓！」西地盜急急的接着說：「不用發誓。」將要想說明他的來歷。求他父親奉教，回頭一望，賊堪堪來到，只得光說一個快跑。在後面把馬狠狠的打了一下，那馬如飛而去。老貴族走後。西地盜眼看被賊人追上，就在樹林深處一藏，爬在地下，見四個賊人，手拿兵器，如狼似虎，從這樹林過去，並沒看見他，他心中暗喜，誰知道賊人追趕不遠，見老貴族的馬。四蹄生雲，爬山越嶺，如走平路，料想着追也追不上，只得回來，西地盜將要出樹林逃命，正遇盜賊回來，復又爬在地下，觀望舉動，就聽一人說道：「這事真古怪，那有索繩自開之理，我想必定有人救他。」別人答對道：「必有奸細，我想這林內，擋不住有他們的人。」

一人又說道：「那是自然，一定有，我先看見是兩個人，如今一人逃命，其餘的諒走也走不遠，今天咱們這樣粗心，走脫了肥羊，教掌櫃的知道，必然受責，事不宜遲，快快尋找。」衆人一齊稱是，四人分開，四下的尋覓。西地盜在地上爬着，把不得的賊人立時走了纔好；誰知賊人並不死心，東瞧西望，尋南找北，雖說沒有找着他，到底直找到天亮。西地盜真急啦！一看天色微明，樹林內隱藏不住，只得起來，捨命前跑。賊寇呼喚了一聲，緊緊的跟隨；衆位俗語說的好，人身不是鐵打的。西地盜從班拿勒斯·連夜來到此處，上山救父，又鬧了一天一夜，不是驚嚇，就是困苦，實在是稱不了，正跑着一頭栽在地下，單等受死。長歎了一聲說：「天主呀！死後見你的聖容，是我一輩子的盼望，到底我的事還沒有辦完，並未與我父親說明白，他還沒有許我改

過回頭，找他的兵丁，也不知道皇帝有了赦旨。」說完扭頭往旁邊一看，也不知見了什麼，立時又站起來，後面的賊人也追上了，眼看要抓住他，就見西地盜湧身一跳，跳出有十步開外，又往前跑。西地盜跑，賊人就趕，他們找了一夜，也是困乏，跑不甚快。再加上西地盜是急跑，所以賊人並未趕上，正跑之間，忽聽賊人一陣亂笑，有一人喊道：「老三單看他往那裏跑，他就是肋生雙翅，想要逃命，比登天還難。」西地盜聽了這話，往前面一看，嚇的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見前面有個大深澗溝，攔住去路，有四五丈深，及至走到跟前，立刻站住。後有追兵，前有深淵，真是令人沒可奈何，心忙意亂，舉止失措，欲進不能，欲退無策。不一會，賊人破口大罵，眼看到西地盜急炸了心肺，覺着天轉地覆，兩目昏花，偶一失足，咕咚一聲，掉在深淵！衆

位，可苦了西地盜他的頭正碰在一個大石角上，雖說不是腦漿崩裂，到底傷着筋骨，血流不止，立時暈過去了。賊人來到，還是亂罵不休，正要往下扔石頭。他們看從旁邊來了幾個兵，驚疑不止，立刻往樹內逃走，不敢少留。那兵俟時間來到，要知西地盜的性命如何，請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千辛萬苦出虎穴 諸事完畢升天堂

話說老貴族將對他兒說了，我有什麼，許什麼。他兒還未說要求什麼，到底因為賊人來近，就打馬加鞭，飛奔逃命，在路上不住的掛念那幼年人，心中實在難受納悶，就是他想一輩子，也想不起是他兒子西地盜來。因為咒罵了他，棄捨了他，他奉了天主教，在馬上沒精神，任馬由韁，往前行走。走不多會，通身酸

疼，傷處更甚，衆位你們想想情理，一個年近六旬的老人，筋疲力疲，四肢流血，又氣又惱，耽驚受怕，從本城來到這裏，受的罪就不在少處，上山後，被賊人綁住，擒在樹上，一天的功夫，滴水並未沾脣，一夜的功夫，東奔西逃，又沒睡覺，所以在馬上，前仰後張，不敢放馬快走。又走不多會，在馬上真坐不住，翻身栽下，臨近有個小井，覺着口乾舌燥，就爬在井邊喝了口水。洗了洗額上的傷，撕了半幅衣裳，把頭包好。以後還想上馬，焉得能夠。覺着四肢發軟，毫無力氣，聽見耳內呼呼的風响，目前亂發金花，過了幾分鐘，人事不知，躺在地下，到了太陽數竿子高，他纔醒過來，微閃二目，看眼前的光景，如同一夢，並不知爲何來在此處。過了二刻鐘，定了定神，想起昨夜之事，心中還是跳個不住，全身疼痛，動彈不得，又怕亞家八的兵

來了，四下觀望，忽然從對面來了幾個人，看不甚清，暗說不好，大概是皇帝的兵丁，不好了，越看越相，心中雖然發慌，依然是身不由主好歹的爬了兩步，爬到馬跟前。衆兵丁原來上山找他，見了大喜，蜂擁前來，貴族還想上馬，也來不及了，兵丁一擁齊上，全全的圍住，一武官喝道：「今日聖旨前來取你的首級，事已至此，想跑比登天還難，以我說，好好的受死。」老貴族到了這步景地，只得長出了一口氣：「咳！我的神。婆羅門。韋諾。及西瓦。你們不保佑我了麼？將從賊窩內出來。又落在皇帝手內。」說完這話，轉過面來，向那武官道：「大人！我本罪該萬死，死不足惜，尙有何說，但有一件，我落在賊寇手裏，多虧黑夜間，一個年幼壯士，將我救出，我們逃命的時候，驚醒了賊人，所以各不相顧，他是步行，大半被賊盜擒住，如今我求大

人開天高地厚之恩，將那人救出，就是我死在九泉之下，也感你的洪恩。」武官聽了這一些話，並不相信，疑惑他想逃跑，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着貴族說的話，當作耳旁風，隨大喝了一聲，衆兵丁咱們不是奉命打死他麼，今不下手。等在何時，衆兵不敢待慢，連連的稱是，衆兵丁答應以後，拉拉扯扯把老貴族領到樹林內，脖子上給他拴了一條繩，就有一個兵爬上樹去，要將老貴族捆在樹上，正在動手之際，忽聽吶喊之聲，衆兵丁舉目觀望見對面來了一個年幼人。渾頭渾臉鮮血淋漓，衣服全都撕襤，這皆是在樹林內碰的，氣喘喘的沒命的前跑，後面有三四個人趕他，貴族高聲喊道：「這個年幼人把我救了！大人你看他多苦，求你可憐他罷，我發誓不跑，望你前去救他。」武官一見老貴族說的是實情，立刻命人擒賊，這時候西地盜正一頭栽倒，忽然看

見他父親。所以立時又沒命的往前跑。及至賊人看見官兵，他已經吊在深澗之內，衆兵一齊追賊，一個兵找了條小山路來到深澗，看視西地盜，只見他躺在石頭上，如同死了一般，滿面血痕，遍體鱗傷，二目緊閉，兵丁異常歎惜！走至西地盜面前，高聲問道：「汝果何人，無故受此慘苦？」西地盜並沒有死，微開兩目，見一兵丁站在面前。心中暗謝天主，已命雖然不保，父命一定無損，把手上的戒指，給與兵丁說道：「此乃皇帝之物，送給你的官長，言老貴族得赦，火速火速！」說罷。二目復閉，喘息不止，兵丁不敢怠慢，拿着戒指跑在官長面前。一五一十說了一遍，官長立刻命人把老貴族釋放開，說道：「你罪全赦，現有皇帝的戒指爲證，救你的年幼人，給你求了寬免。」老貴族聽了，更爲疑惑，他果何人，捨自己生命，救我的生命呢？沉默了一

刻，就求來的兵丁，給他引路，看年幼人有死的危險沒有，似箭，三步并成一步走，片刻之間，來到深淵之內，但看年全身是血，如同死人一樣，並不動轉，老貴族一見。心如刀肺如鉤搭，二目止不住落淚如雨！俗語道，人心都是肉長的這光景，那有不傷心之理，及至走近前，定睛一看，不人，正是他棄捨的兒子西地盜，老貴族天良發現，又難受，悔，止不住放聲大哭。哭道：「兒呀！你死得好苦，我最不該咒罵你，棄捨你，因為你背本國的神，奉天主教，如今看起來還孝心耿耿，並未棄捨了你昏暗的父親。」越想越疼，越痛，正哭之間，一口痰沒上來，暈倒在地，不醒人事，老貴不該死，不一會，武官及兵丁全都來到，趕緊把他喚過來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苦命的兒呀！」武官又治開西地盜的牙

灌了幾口水，不多一會，悠悠的醒過來，慢閃二目，微聞哭聲，一見是他父親，開口便呼道：「父親！父親！你罪已赦，兒死無慮。」貴族聽了，如萬把鋼刀插在心中，往前爬了半步，觀着西地盎的臉，哭道：「我的兒！」說完這話，哭的不能成聲，西地盎也落兩點臨死的淚，就是鐵石人看這光景，也是傷心，兵丁武官一齊落淚。西地盎強打精神，又說道：「父親！求你降福我。我快死了。因為我奉教，我知道耶穌是真天主；今求你一句話。」老貴族哭着問道：「那句話？兒呀！你說罷！」西地盎答道：「父親！不是別的，就是因為耶穌是真天主，若信他，因他的聖名，降福我的兒子。」老貴族起初還是不肯說，一想他兒定是好意，隨照樣說了一遍，降福了西地盎。西地盎漸漸的也哭出聲來，哭道：「父親呀！兒不久於人世，眼前卽分生死路，從前我老師與

神父說：「我臨死之前，能救我父，今果如其言，死亦何憾，死後得見天主，常隨着老師享無窮的榮福，父親夜間你已經許了我，求你什麼，你允什麼，我今求父親一件要事！就是認識天主，我死之後，父親務必察考察考，若看天主教是真的。就奉天主教。否則聽其自便，父親呀！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何況咱是父子，千萬不要負你兒這一片苦心！」西地盎說完這一席話，上氣不接下氣，不能成聲，滿面流汗，比前好看了一些，老貴族哭了個死去活來，二目流血，答道：「我兒！我全聽你的話。」西地盎聽了，微微的一笑，二目發光，眼看着天，合掌當胸，小聲喊道：「聖母聖母！奧神父等等我！如今我放心，我父親得救，又許我回頭，天堂路上，不久相見！」說完這話，長出了一口氣，四肢不動，絕氣而亡，老貴族痛不可言，如今十分後悔。知道

西地盜是個孝子，他有這樣好行爲，他奉的一定是個好宗教，是個真的，抱住尸首，死也不放，兵丁一齊解勸，說事已至此，哭也無益，他們把西地盜的尸首，埋在一個花果樹底下。要知後事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亞家八痛哭孝子 老貴族回心事主

話說西地盜死了一個月以後，皇帝亞家八晚上正在花園內散步，忽見迎面來了一個人。皇帝大驚！以爲刺客，就按劍在手，到底不多一會，及至那人來到，一看不是別人，乃是西地盜之父。就見他跪在地上，叩頭不止，口口聲聲，求皇帝寬免！亞家八怒色滿面，心內一想，自己已經許了西地盜寬免他，隨說道：「起來罷，不必這樣，爲你兒子的緣故，你罪全赦，他爲何不同你來，

現在何處？」老貴族聽了這話，放聲大哭，說道皇帝呀，他已經不在人世了，就從頭至尾，把他死的慘狀說了一遍，哀哀痛哭，不能自止。亞家八也是落淚歎惜，怒氣全消，說道：「咳！真可憐你的兒！他從高娃不分晝夜來到這裏，過了一點鐘，又去救你，這個孝子，死了真教人傷心，爲他的緣故，我還給你一個大官職，老貴族搖頭不肯，說道聖上不知，我該先做了許給西地盎的事，他勸我認識天主，察考真教，如今既蒙不殺，於願足矣！」說完叩頭謝恩，告辭而去，老貴族從此看道理書。也常往堂內聽道理，豁然醒悟，另外西地盎在天堂上，爲他祈求天主，賞賜他神力，過了二年的功夫，在高娃有大瞻禮的時候，老貴族穿上雪白的衣裳，喜的落淚，求神父給他領洗，如同一個小孩子一樣。神父問他棄絕魔鬼了沒有，他答道：「棄絕了！」發誓恭敬天主！

從此以後，他看透了世俗繁華夢。在高娃臨近蓋了一所小房，如同隱修的一樣，朝夕念經，一直到死。死後榮登天國，同他兒永遠聚首。快樂異常，衆位，單說皇帝亞家八明知天主教是真教，到底不去恭敬天主，受罰甚鉅，他兒塞立木後來成了一個浪蕩孩子，酒色過度，年少夭亡，這正是天主全能至公義，報應分毫總無差！

